

王启鹏 著

苏东坡寓惠探幽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苏东坡寓惠探幽

王启鹏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苏东坡寓惠探幽

王启鹏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4 插页 210.9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

ISBN 7-80605-776-5/I·676

定价:1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710072)

序

“事业无穷年”，“陶陶然乐在其中”。我常为唐人韩愈和杨炯的这两句诗所感染、所熏陶。

1998年8月下旬，我到山东诸城市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十次学术研讨会，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，这就是惠州大学副教授王启鹏的新著《苏东坡寓惠探幽》已经脱稿。当他把这部20多万字的论著放在我的面前时，我的心情颇为兴奋。因为压在我心上的那块“石头”总算放下来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在苏东坡一生中，他非常看重自己中、晚年的遭遇和经历。他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说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可见，这三州在苏东坡一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我们对苏东坡在这三州的研究，黄州、儋州已先后有专著问世了，而惠州却还没有，这就使我时常感到遗憾。王启鹏的《苏东坡寓惠探幽》一书的杀青，可谓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。所以说，这部书的诞生是十分适时而有价值的。

粗读王先生的这部论著，我以为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一说：

一、全

所谓全，就是全面。这部论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苏东坡贬寓惠州后的思想、生活和创作，尤其是对东坡的诗歌创作，分析得

较为深入和详尽。可以说，读了王启鹏这部著作，就能基本了解和掌握到苏东坡贬寓惠州后的生活思想和创作情况了。这是“全”的第一层意思。

第二层意思是，这部书的资料翔实、全面，既有寓惠生活、著作的概述，又有总论和诗歌创作分论，还有苏迹考和历代咏苏、评苏的简评。可以说，这部书为苏东坡研究者和苏东坡爱好者提供了一部很有益的、资料性的参考书。

二、新

所谓新，是指书中的观点新，也指本书的写作体例新，别具一格。

所谓观点新，就是指本书不乏创新观点，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。最为突出的是，作者在总论中以“超然：苏东坡思想的精髓”来统率全书，指出：超然思想是形成苏东坡透彻的人生哲学思想、旷达的处世态度和强调神似的艺术思想的思想基础，是他战胜人生劫难的思想武器。这是醒人耳目的。再则，王启鹏还精辟地指出，苏东坡寓惠期间在思想上已完成了三个飞跃：一改封建官吏的愚忠思想，对忠君与忠于社稷的区别有了深刻的认识，对人生价值亦有了深刻的理解；圆通佛道，嘲解人生，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下去；缘事而发，利用“和陶诗”等形式来抒写胸臆，斗争艺术更为高超。这些论点，既符合实际，又很新颖。大家知道，历代研究者对苏东坡贬寓惠州这段历史的评价都是比较低的，普遍认为东坡的思想特点是“杂”，创作平淡，没有什么名篇和惊人之作。读了王启鹏的这部著作后，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苏东坡，这是很有创新价值和启迪意义的（后述）。

第二个新，是指这部书的写作体例比较新。像这类书籍，一般都是采用“年谱+论述+诗文注释”来处理的。而王启鹏竟然以论文形式的框架来建构整部著作，且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述，从

而形成一個東坡寓惠的藝術整合，這就給讀者一種新鮮感。古人所云：“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。”（《晏子春秋·內篇雜下二十七》）正此之謂也。

三、深

所謂深，就是指論述問題深刻，觸及到問題的本質和深層的內涵方面。譬如說，作者提出了“超然：蘇東坡思想的精髓”後，能將它與佛家、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聯繫起來分析，指出蘇東坡提出的“隨遇而安”和“隨緣自娛”思想，是超然思想的具体化，是他圓通佛道思想的悟性表現。這就點出了蘇東坡思想“雜”的真正本質。再如，作者在論述蘇東坡的藝術風格時說：“蘇東坡晚年追求的平淡自然的藝術風格，是以‘沖口出常言’為其創作方法，以‘美在咸酸之外’為其藝術意趣旨歸，因為只有這樣做，才能達到‘其實不是平淡，绚烂之極也’的藝術境界。”這一論述是非常中肯的、深刻的，是觸及到蘇東坡藝術風格的本質特征的。

為此，我在此不妨多贅述几句：出于東坡貶惠的“罪臣”、“閑人”身份，及他“深戒作詩”以避災禍的心境，時常就眼前生活瑣事“閑居不免時時弄筆”，寫了些種茶、擷菜、賞花、弄草、游泉、釣溪等即景小詩。這些詩，表面看來，似乎是既平淡而又無深意。然而，王啟鵬在《超然：蘇東坡思想的精髓》、《東坡寓惠思想的三個飛躍》和《東坡寓惠創作論》諸章節里卻深深理解到東坡“排遣苦惱，隨緣自娛”的真實心態，認為東坡的創作“絕不是僅僅抒寫個人情懷的‘小我’之作，他在記游記事的時候，往往會從人民大眾利益出發，譴責封建統治者乃至皇帝。這種直陳時弊的作法，乃是許多作家所不及的。”且不说用“菊花”之“后凋”和“余香”來表現自己的“高洁”；用“松樹”的“岁寒枝”來表达其“威武不能屈”的个性；用“梅花”來表現其不俯仰隨俗的品格；用“荔枝”來揭露朝中“爭新买宠”的阿諛奉承

之徒；即如《撷菜》、《种茶》这类“杂感式的小品”诗作，也都是“寓意于物”、“直喻正邪”、“有感而发”的精心之作。这就发现了它们的“美在咸酸之外”的审美题旨和深层意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还有，如写垂钓之乐的《江郊》，似乎着力在描绘“江郊葱茏，云水倩绚。埼岸斗入，洄潭轮转”的美景，以及他的“意钓忘鱼，乐此竿线”的“闲燕”情趣。但在诗末，却意存激愤地写出了“悠哉悠哉，玩物之变”的抗争话语。王启鹏指出：东坡“身处贬谪的困境，竟然‘壮心不已’，要等待时局的变化呢！”再如《咏汤泉》，表面上似乎在铺写汤泉水之“沸”，但实际上东坡却以之与临潼华清池的温泉相比拟，从而推出了唐明皇宠幸杨贵妃而险些亡国之事：“山中惟木客，户外时芒屨。虽无倾城浴，幸免亡国污。”对此，东坡意犹未尽，还在《书游汤泉诗后》而大放厥词：“余之所闻汤泉七……惟骊山当往来之冲，华堂玉瓮，独为胜绝。然坐明皇之累，为杨、李、禄山所污，使口舌之士，援笔唾骂，以为亡国之余，辱莫大焉……或曰：明皇之累，杨、李、禄山之污，泉岂知恶之？然则幽远僻陋之叹，亦非泉之所病也。泉固无知于荣辱，特以人意推之，可以为抱器适用而不择所处者之戒。”可见，文末之“泉固无知于荣辱”等三句话语正是理解东坡闲适诗的一把钥匙。王启鹏据此得出结论说：“苏东坡作为一个再次遭贬的‘罪臣’，其胸怀之宽广可见一斑。”总之，王启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艺术审美视角，意义是重大的。看来，东坡寓惠平淡即景之作，似乎应当进行一次再认识、再评价的工作了。像这样深刻的论述还有好多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以上是我从本书的特点来谈的，还有一点也应该予以肯定的，这就是王启鹏的知难而进的精神十分可嘉。大家知道，自古以来都说“诗无达诂”，要给诗词注释、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况且，苏东坡博学多才，五经、子史无所不通，儒道释思想无所不晓，要真正弄清楚苏东坡的诗词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而王启

鹏竟然从十一个方面来分析苏东坡的寓惠诗作，他并能勇敢地关涉他人所未及关注和不愿关注的难点问题，并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当然，学术无止境。我并不是说王启鹏的这部论著完美无缺，如某些论述还可以继续发展和提高；但，可以说，这部书是我所见到的研究苏东坡贬寓惠州的一部较为完整、很有参考价值的论著，则是确信无疑的。

我和王启鹏认识于1984年在惠州召开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。当时，他就向我表达了他要系统地研究苏东坡在惠州的想法。现在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的这个想法果真变成现实了。可见“学之广在于不倦，不倦在于固志”（葛洪《抱朴子·崇敬》），这也许就是王启鹏的学术品格吧！故我非常乐意接受王启鹏的请求，为他的论著作序，也权可作为我的读后心得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王启鹏生活在祖国南方的惠州，我生活在祖国北方的北京，相隔二千多公里，是苏东坡把我们这两个“忘年之交”联系在一起的。为了勉励学友，就让我用苏东坡的词句来结束我的这篇序吧：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祝愿王启鹏对苏东坡的研究，更上一层楼。

朱靖华

序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

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

目 录

● 序	(1)
● 苏东坡寓惠生活和著作概述	(1)
● 总 论	
超然：苏东坡思想的精髓	(20)
苏东坡：惠州文化的特殊现象	(29)
试论苏东坡的寓惠思想	(39)
东坡寓惠思想的三个飞跃	(53)
东坡寓惠创作论	(65)
论东坡的惠州诗	(74)
论东坡寓惠的散文创作	(83)
论东坡的惠州词	(91)
苏东坡寓惠生活论	(98)
● 诗歌创作分论	
谈东坡的惠州和陶诗	(112)
谈东坡咏王朝云的诗词	(125)
谈东坡的记游诗	(137)
谈东坡与程正辅的唱和诗	(152)
谈东坡与当地官员交游唱和诗	(171)
谈东坡与僧道交游的唱和诗	(190)
谈东坡的荔枝诗	(207)
谈东坡的梅花诗	(212)
谈东坡的咏新年诗	(218)

谈东坡的咏居所诗	(223)
谈东坡的《小圃五咏》	(230)
● 苏迹考	(239)
● 历代咏苏评苏（惠州部分）简评	(252)
● 后 记	(259)

苏东坡寓惠生活和著作概述

北宋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中国伟大的艺术天才、全能作家苏轼（号东坡），被贬谪到当年的“蛮貊之邦”惠州。而东坡只在惠州生活了短短的两年零七个月，却使惠州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东坡文化现象。这是惠州人民的大幸，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幸。为了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贬寓在惠州时的苏东坡，有必要先对苏东坡贬寓惠州的情况作一概述。

北宋绍圣元年甲戌（1094年），东坡 59 岁

三月

十一日，因御史虞策、来之邵弹劾东坡所作诰词，语涉讥讪，遂落职贬知英州。

闰四月

三日诰下，遂罢定州任，由真定过临城、内丘等地，十八日抵陈留，绕道临汝与其弟子由别，遂作南迁之行。

其间，最能反映苏东坡南迁时思想的，便是《临城道中作并引》，全文如下：

予初赴中山，连日风埃，未尝了了见太行也。今将适岭表，颇以是为恨。过临城、内丘，天气忽清彻。西望太行，草木可数，冈峦北走，崖谷秀杰。忽悟叹曰：“吾南迁其速返乎？退之《衡山》之祥也。”书以付迈，使志之。

逐客何人著眼看，太行千里送征鞍。

未应愚谷能留柳，可独衡山解识韩。

从这首诗可以看出，苏东坡对当时的皇帝仍是抱有幻想的，以为自己不会长留边郡，很快就会遇赦北归的。

六月

七日泊舟金陵。当时，章惇、蔡京、来之邵等复议东坡之罪。二十五日抵当涂时，诏下，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，惠州安置，不得签署公事。东坡乃令次子迨携家从长子迈居宜兴，携幼子过及侍妾王朝云赴惠州。

八月

章惇等人以贬窜未足宿为由，再肆攻击苏东坡。诏下，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仍惠州安置。

九月

过大庾岭后，便进入广东境内。苏东坡沿北江而下，当舟行至清远县时，遇见一位姓顾的秀才，和东坡畅谈起惠州的美丽风光。苏东坡欣然写下了《舟行至清远县，见顾秀才，极谈惠州风物之美》一诗。到这时，苏东坡开始正式接触到惠州的人和事。

二十六日，泊石龙镇，驾小舟到泊头圩。次日晨登岸，乘肩輿行15里至罗浮山，入延祥宝积寺，礼天竺瑞像。饮梁僧景泰禅师卓锡泉，品其味，出江水甚远，于是写下《书卓锡泉》散文一篇，说“岭外唯惠人喜斗茶，此水不虚出也。”继游长寿观、冲虚观；观葛洪丹灶，登朱仙者朝斗坛，观坛上出土的铜龙6条和铜鱼1条。坛中道士邓守安，好为勤身济世之事，实为山中之有道者。东坡造访之，适守安外出，未果。尔后，苏东坡一行坐在遗屣轩，观赏麻姑峰。正饮酒的时候，五羊进士许毅正好来这里游玩，东坡邀许饮酒，既醉，还宿宝积寺中阁。

二十八晨，还泊头，憩花光寺，题记初游罗浮山之事，说“山中可游而未暇者，明福宫、石楼、黄龙洞，期以明年三月复来。”这次游罗游，从游者除幼子过外，还有巡检史珏、宝积寺长老斋德、延祥长老绍冲、冲虚道士陈熙明，等。

这次游罗浮的作品有：诗歌《游罗浮山示儿子过》一首；散文《书卓锡泉》、《书天庆观壁》、《题罗浮》、《书刘梦得诗记罗浮半夜见日事》、《记罗浮异境》、《书单道开传后》，共6篇。

十月

二日，抵惠州。当苏东坡一行到达惠州时，惠州父老相携迎迓，立于街道两旁，东坡当时非常感动，感到惠州这个地方很亲切、很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，于是写下了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诗一首以记之。

近日，苏东坡还上《到惠州谢表》，表中说：“仁圣曲全，本欲畀之民社，群言交击，必将致之死亡。尚荷宽恩，止投荒服。伏念臣性资褊浅，学术荒唐。但守不移之愚，遂成难赦之咎……”虽对再次遭贬不服，但无可奈何，只得违心地表示接受皇帝的处分，文中充满着难言的苦衷。

当时，詹范守惠，同僚多畏章惇势力，而太守詹范独礼遇东坡，将苏东坡安排到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合江楼居住。皇华馆是朝廷行人的驿馆，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。按理，苏东坡这个遭贬之“罪人”是不宜住入合江楼的，可见是范太守的特别关照。合江楼雄踞西枝江和东江合流处，海山葱茏，气势非凡，乃惠州胜景。东坡住在如画的胜景中，心情矛盾，感慨万千，乃写下《寓居合江楼》诗一首。

十二日，与子过渡过东江经水北行20余里，游白水山佛迹院，探九龙潭，浴于汤池。至暮方归，肩舆却行，观山烧壮甚。至家已二鼓，复与过饮酒，顾影颓然，不复能寐，遂记日间游白水山事书付过。这时，苏东坡写诗有：《白水山佛迹岩》、《咏汤泉》；散文有：《记游白水岩》（或作《游白水书付过》）。

十八日，东坡迁居嘉祐寺。此寺在归善县郊外的荒野，桄榔林密且深，僧舍破败，远离市井，即使是在白天，柴门亦常关闭。这里的环境，正如苏过说的“何异于圜圉”！苏东坡由合江楼搬至

嘉祐寺，当然是他的政敌所为了，太守詹范也无力阻挡了。

二十日，在嘉祐寺寓所设立“思无邪斋”，并为之赞，后又作铭，铭中写出他“得道”的情况：“于是幅巾危坐，终日不言，明目直视，而无所见，摄心正念，而无所觉。于是得道，乃名其斋曰思无邪。”这时，又作书答吴秀才，说：“过广州，买得檀香数斤，定居之后，杜门烧香，闭目清坐，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。”可见这时苏东坡的思想是很苦闷、很矛盾的。这时，东坡写有散文：《思无邪斋赞》、《思无邪斋铭》，及《与吴秀才书》等。

二十二日，于嘉祐寺思无邪斋中写《事不能两立》：“乐天作庐山草堂，盖亦烧丹也。欲成而炉鼎败。明日，忠州刺史除书到。乃知世间、出世间事不两立也。仆有此志久矣，而终无成者，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。今日真败矣。《书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信而有征。”这则笔记反映了东坡思想的矛盾：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。但，从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来看，东坡的入世思想仍是占了上风的。

二十三日，与程乡令侯晋叔、归善簿谭汲等，同游水北大云寺，设松黄酒，野饮松下，作词《浣溪纱·罗袜空飞洛浦尘》一首。过灵惠院，见院壁间画一仰面向天醉僧，问之，说是蜀僧陶蛮所作，乃题七绝诗《题灵惠院》一首。

十一月

由于嘉祐寺环境恶劣，东坡侍妾王朝云作为一个弱质女子，远随苏东坡由定州跋涉数千里到惠州，这时疾病缠身，诵经煎药已成为王朝云每天的“新活计”。东坡贬谪惠州的时候，“家有数妾，四五年相继辞去，独朝云者，随予南迁”，每想到这里，苏东坡对王朝云就非常感激。一天，东坡读白乐天集当读到《别杨枝》诗时，便想到王朝云对自己的忠贞，便写了《朝云诗》赞美王朝云为“天女”。

嘉祐寺在一个小山上，旁边有一个松风亭。一次，他纵步在

亭下，感到足力疲乏，不能上到亭子间去，由是他想到自己的处境，如忽得解脱的“挂钩之鱼”，在“兵阵相接，鼓声如雷霆，进则死敌，退则死法”的时候，何妨“熟歇”！有时，东坡也会到东江边的一块大石上去钓鱼。这时，东坡的主要著作为：散文《记游松风亭》和诗歌《江郊》。

二十六日，见松风亭下荆棘里面有两株梅花盛开，回忆起14年前贬逐黄州过春风岭时，亦见梅花盛开，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，乃赋梅花诗一首。尔后，意犹未尽，乃用前韵再赋梅花诗一首，以表白自己虽遭贬谪，但品行是高洁的。这时的诗作有：《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松风亭下，梅花盛开》和《再用前韵》。

这时，有隐者把桂酒方教给苏东坡，酒酿成后，玉色，香味超然。东坡认为：桂酒，乃仙方也，非人间物也。故他用来“御瘴”。他在《桂酒颂》中还说：他将酿酒之法刻石置于罗浮铁桥之下，以遗后之有道而居夷者。这时，东坡写有诗歌《新酿桂酒》；散文《桂酒颂》。

十二月

十九日，东坡生日，作《试笔》、《无题》诗以明志：“六秩行当启，区中缘更疏。不贪为我宝，安步当君车……”

是时，惠州太守詹范（字器之）常携酒过访东坡，并议葬暴骨之事，并写诗《惠守詹君见和，复次韵》、《詹守携酒见过，用前韵作诗，聊复和之》两首。除夕，在惠州嘉祐寺守岁，有感，追录20年前所写诗二首付过：“仆年三十九，在润州道上，除夜，作此诗。又二十年，在惠州守岁，录以付过。”

是月，见松风亭下梅花落，作《花落复次前韵》诗一首。

绍圣二年乙亥（1095年），东坡60岁

一月

二日，读韦应物（韦苏州）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诗有感，乃以

自酿酒“罗浮春”一壶、依苏州诗韵作诗一首，寄罗浮道士邓守安，致钦佩思念之意，诗题为《寄邓道士并引》。

五日，与成都舟阁黎夜坐，长谈不二法，饥甚，令家人煮鸡肠菜羹充饥，食之甚美，有记《记与舟师夜坐》。

十一日，于嘉祐寺思无邪斋书《远近景图》跋后。

十二日，于嘉祐寺思无邪斋跋徐彦和所寄《王右军所脍图》。同日，又书《北齐校书》后，论赋彩拂澹画法。

十三日，得东邻太守赠酒，因作《书东皋子传后》致谢。文中称：“闲居未尝一日无客，客至，未尝不置酒。”“常以谓人之至乐，莫若无病而心无忧。”所以，他“常蓄善药，有求者则与之，而尤喜酿酒以饮客。”

十五日，是夜为上元夜。嘉祐寺非常冷落，虽詹太守携酒相就，热闹一时。但酒阑人散，策杖桃榔林下，阴森怕人，顿觉凄凉。回想起去年、前年的上元夜，真是天上人间，感慨万分，乃作《上元夜》诗一首。

十六日，在嘉祐寺百姓家饮酒。据《纪年录》载，原有诗，现已亡佚。在此后，虔州秀才王原，布衣赖仙芝来惠州探望苏东坡。

二十四日，苏东坡与儿子苏过，客人赖仙芝，秀才王原，罗浮宝积寺僧人昙颖、行全，道士何宗一同游惠州西湖，摄衣涉水，访罗浮道院，晚饮栖禅寺。苏过作诗，东坡和其韵，寄儿子苏迈、苏迨，盼各自努力。东坡的和诗是：《正月二十四日，与儿子过、赖仙芝、王原秀才、僧昙颖、行全、道士何宗一同游罗浮道院及栖禅精舍，过作诗，和其韵，寄迈、迨一首》。

二十六日，与几位客人在嘉祐寺东南的野外散步，叩林氏媪家门，求入内观花。闻林媪少寡，独居三十年，感叹不已，作诗以记之。诗题为：《正月二十六日，偶与数客野步嘉祐僧舍东南野人家，杂花盛开，扣门求观。主人林氏媪出应，白发青裙，少寡，独居三十年矣。感叹之余，作诗记之》。

二月

十九日，东坡携白酒、鲈鱼回访太守詹范，食槐叶冷淘，作诗记此事。

是月，进士许毅到惠州，东坡与他感情融洽，经常到野外散步，会意处便饮酒，且醉，便作诗以记之。这时，正好参寥的专使要回杭州，东坡便叫专使拿他写的《惠州近城数小山，类蜀道……》这首诗回去给杭州的各位好友看，希望他们看后知道东坡没有一天忘记西湖的山水。

另，东坡将龙尾石砚寄犹子远，并写诗记之，应在此月。又，《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，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、范淳父九疑也》这首诗也应写在二月。据《山谷年谱》：绍圣二年正月，范公安置永州，赵公澧州，山谷黔州。盖十二月降旨，次年正月闻命。古代通讯交通不发达，正月闻命，起码要在二月份才能传到东坡耳中。

三月

二日，苏州定慧院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探望苏东坡，且寄《拟寒山十颂》诗。东坡对此诗十分赞许，认为“此僧清逸超绝，语有璨、忍之通，而诗无岛、可之寒”，为和八首，题为《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》。

四日，应太守詹范之邀，与王原诸人游白水山佛迹岩，沐浴于汤泉。暮归至水北荔枝浦小憩，时荔子累累如芡实，一位85岁的老农与东坡谈得很融洽，他指着累累荔子对东坡说：“等到荔枝成熟了，您能提着酒再来游玩否？”东坡高兴地答应了他。是夜返回嘉祐寺。东坡作《题白水山》记是日之游。还作书答陈季常，说：“到惠将半年，风土食物不恶，吏民相待甚厚。”还说：“今日游白水山佛迹山，山上布水悬三十仞，雷轰电散，未易名状，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。”睡醒，听见儿子苏过还在诵读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诗六首，乃促使苏东坡下决心尽和陶渊明之诗。他说：“始，余在广陵和渊明《饮酒二十首》，今复为此，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。”